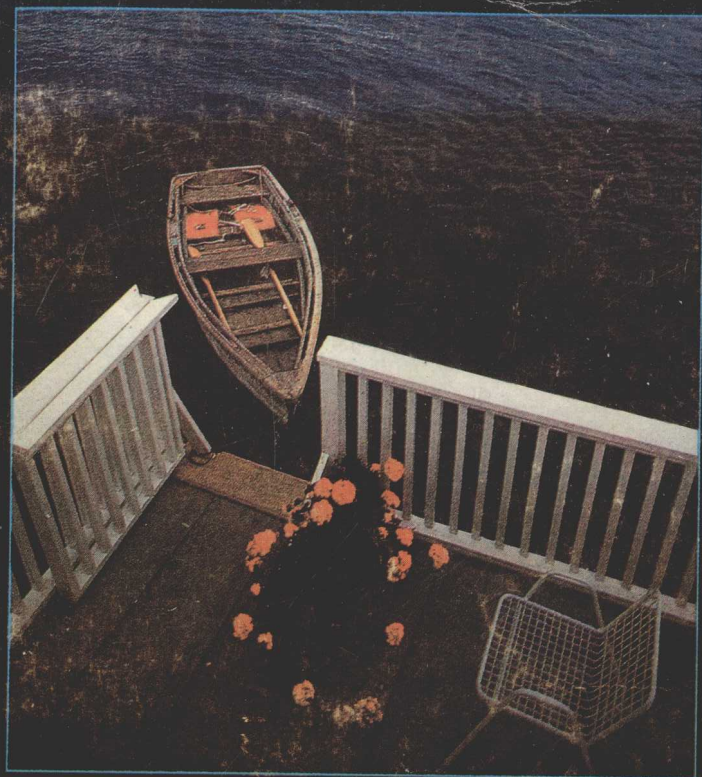




此情可追忆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恭宇平 译

CI QINGKE ZHUI YI

陕西人民出版社

此情可追忆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恭 宇 平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此情可追忆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恭宇平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125 印张 359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224-02384-1/I·591

定价：8.8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初恋罗马.....	(1)
第二部	痛苦的再婚.....	(289)
第三部	寻找失去的爱.....	(433)

第一部

初恋罗马

Book
One

SERENA:
THE EARLY
YEARS

1

列车全速驶入夜色苍茫的意大利，车轮撞击着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车上拥挤不堪，四处可见身肥体胖的农民、瘦小娇弱的孩子、无精打采的生意人以及成群结伙的美国大兵。车厢里的空气糟透了，就像一间多年未曾清扫过的屋子，弥漫着腐湿的霉气。人们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一个个蓬头垢面，麻木疲顿，浑身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使车厢里的空气更加恶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打开车窗，也没有一个人敢去开。因为车上有许多老妇人，她们已经不起夜里热风灼浪的袭击，车窗一开她们就会如临大敌，大喊乱叫，感到承受不了。她们对于一切都感到厌烦：炎热、寒冷、疲劳、饥饿。她们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的。她们疲倦了，憔悴了。长期以来她们一直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担惊受怕。战争延续了好多年，人们吃尽了苦头，现在总算结束了。这是1945年8月，停战至今已有三个月了。这列火车连续运行了两天，此时仍继续朝前方驶去。

塞雷娜从巴黎上车后，一路上跟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经过法国、瑞士，现在终于到了意大利。这是她旅程中最后一段路程了……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了啊……。她蜷缩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闭着两眼，把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思绪随着

车轮那有节奏的声响一起一伏。她累了。是啊，她感到筋疲力尽，浑身都酸疼。她的两只胳膊胀疼难忍，双臂紧抱着，就像感到寒冷似的，其实她一点也不冷。火车开始减速，车内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她感到自己长长的金发已经粘结在一起，搭在脖后。不一会儿，火车停了，可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下车去走走，哪怕是一小会儿也好。她已经连续坐了快九天的车，而且这似乎是一次永无终止的旅行，她还没有到自己的家呢。

她一直都在想家，不断地在心里念叨着家。当列车穿过阿尔卑斯山，她知道自己终于回到意大利的时候，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但她克制住了自己。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事实上，她在车站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慢慢睁开眼睛时，就曾再一次这样提醒自己，因为她的旅程甚至还没有开始呢。只有等到明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当她到达目的地后，她的旅程才会开始。那时，她终于会看到一切，发现一切……。

塞雷娜感到睡意朦胧，于是舒展了一下身子，她那双漂亮的长腿从座位下伸向前方。对面是两位昏睡的老妇人，两人中间夹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活像两片陈面包之间加了薄薄一层鲜红的嫩肉。塞雷娜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她们，从她那双眼睛里谁也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瞧她那一双眸子。好似两汪清澈碧绿的水，冰清玉洁，美丽极了，但却没有一丝温馨。然而，这位年轻女人的眼睛里却露出一一种深沉的气质，吸引着所有的人。人们仿佛不由自主地要把她打量一番，想弄清她正在想什么，仿佛身不由己地要设法看透她的心思，然而却一无所获……。通往塞雷娜心灵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除了她那张玲珑秀丽、一副贵族气派的脸庞外，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这张

脸就像近乎透明的白色大理石，谁也不敢轻易去碰一下。尽管她看上去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却没有一点惹人亲近、招人喜爱的地方，显得冷冰冰的。她给人们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印象，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温柔和脆弱的一面掩饰起来。

她蹑手蹑脚地离开座位，从那两位睡着的老妇人和一位老头子身边走过，一边走一边轻声轻气地说：“对不起。”有时，她因自己想到的事情而感到十分沮丧，对老年人甚感厌倦。她回到意大利以来，看到的几乎全是老人。难道再没有其他人了吗？到处看到的都是老妇人和上了年纪的男人，再么就是一些狂蹦乱跳、想在美国大兵面前炫耀一番的孩子。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年轻人只有那些大兵了。他们全是美国人，穿着黄军服，笑容满面，两眼炯炯有神，长着一口好牙齿。塞雷娜见过的美国兵太多了，今生今世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她才不管呢。他们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和其他当兵的一样，都穿着军服。军服的颜色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黑色的还是褐色的……是紫色的、大红色的……还是青绿色的……。夜里的空气热烘烘的，她索性让自己的思绪自由驰骋了一会儿……。她站在站台上，扭头朝站台另一端望去。那些穿着军装的从她身后的火车上涌了下来，尽管她背对着他们，但却听得见他们就站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相互交谈着，开着玩笑或低声地说着什么。夜已经深了，四野静悄悄的，只有火车的某个部位，不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要抽烟吗？”突然有人从背后向她伸过手来。当她看到这只手伸到眼前时，不禁为之一惊。她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膀，仿佛是想保护自己，以免再受到以往所经受过的那种伤害似的。塞雷娜给人一种曾受过伤害的印象。虽然她年轻漂亮，

姿色迷人，但人们感觉得出来，她受到过某种伤害，有点沮丧，也许永远无法恢复元气了。她似乎是在承受着某种可怕的负担，或者是在忍受着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苟延残喘。

可是，从她的外表上一下子是看不出这一点的。她的双眸清澈如水，脸上没有一点皱纹，尽管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十分难看，但容貌依然引人注目。然而，只要再仔细看看，人们是不难看出那种痛苦的。有位美国兵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刻，这位美国兵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到站台上，目光又不知不觉地投向她。天啦，她是个美人儿。她顶着一块深绿色的棉头巾，淡黄色的头发盘在头顶，一副村姑打扮。但这是骗不过谁的，不管她穿什么，没有人会以为她是农村姑娘，她的仪态几乎让人一看就觉得她绝非乡下人。她的一举一动，她转头时的姿势，无不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人觉得塞雷娜实在是太美了。可是，长时间地望着她会让人感到伤心，看到她穿的那身单调无色的衣服就会让人感到心疼。人们真想拍拍她的肩膀问道：“你为什么这身打扮？车上这么挤，你夹在这伙不三不四的人中间干什么？”而且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眼神有点恍惚不定？

这夏日的夜晚漆黑炎热，她站在月台上，人们从她的身上无法找到答案的。她只是站在那儿，站得笔直笔直，高高的个儿，苗条的身材，显得那么年轻，身上的棉布衣裳却绉得不成样子。她低头看了看用低廉布料做成的裙子，发现它到处是褶儿，便伸出她那细嫩纤长的小手抻了抻。此刻她的脑海里似乎又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想起了一种姿势……她的母亲也曾这样做过……她用她那小巧玲珑的手想把裙子拉展抻平……那是一件白丝绸裙……那是在她家宫廷里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上

……。塞雷娜紧闭住眼睛，强迫自己忘却这些往事。她经常不得不这样强迫自己，可还是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快步走过月台，重新上车的时候，一位美国兵一直瞅着她。看她那副样子，似乎是在躲避什么，可他又无从猜测。她一只脚踏上梯阶，身子轻盈地跃上了车，仿佛是纵身跃上了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准备飞奔而去，冲入沉沉的夜色之中。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长时间，注意到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匀称丰腴的双肩。她有一种特别优雅的气质，似乎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也正是如此。

“对不起。”她一边沿着通道往回走，一边轻声地用意大利语这么说。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轻轻舒了一口气，又把头朝后一靠。不过这一次她没有闭上眼睛。她无意这样做。她虽然累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了，但毫无睡意。此时此刻，她怎么能睡着呢？再有几个小时，他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仅仅只有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几个……。火车开始移动了，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她凝目注视着窗外的夜色，从心灵的深处，从骨子里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至少是回到了故乡。甚至听到周围人们讲意大利语的声音，这对她也是一种莫大的宽慰。

窗外的乡间景色她是那样的熟悉，那样令她心旷神怡，简直就是她自身的一部分。虽说在纽约州北部一个修道院里当了四年的修女，可她仍有这种感觉。四年前，去纽约州的旅程也曾使她感到漫长而无尽头。她先越过边界到达提契诺，送她的是她的祖母和他们家所剩无几的仆人中一个名叫弗拉维厄的人。进入意大利占领的瑞士领土以后，有两个携带武器的女人和两个修女同他们秘密接头。正是在那儿，她同祖母分手告

别。她紧紧抱住祖母不肯放手，恳求祖母不要把她送走，泪水就像河水一样从她的脸颊上流淌下来。这是她最后一次拥抱祖母啊。两年前，她在罗马已经遭受过沉重的损失……她不忍心去想那件事，只是站在阿尔卑斯山的冷风中，最后一次被祖母紧紧地搂在怀里……

“你跟他们一起走，塞雷娜，你到那儿会安全的。”这件事在一个月前就精心计划好了。目的地是美国。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仗一打完，就让你回来。”仗一打完……可什么时候仗才能打完呢？到她们站在那儿的那个时刻，塞雷娜感到这场战争已经整整打了一辈子、十辈子了。当她14岁的时候，她已经经历了两年的战争，失去过亲人，整天提心吊胆。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害怕，其他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成年人在墨索里尼的恐怖统治下过日子，无不心惊肉跳。孩子们开始时装做无事似的，可是人总有忧虑的时候。总有一天，事情会让你感到忧心忡忡。总有一天，你的脖子会被抓住，你会被掐得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会立即去见上帝。

她仍然记得看着父亲被墨索里尼的爪牙抓走时的那种感觉……看着他极力克制自己，不喊出声来，努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用目光去保护自己的妻子，可是却无济于事。后来，她听到他们在宫殿院子里折磨她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接着是他再也无法忍受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过，他们当时并没有杀死他，直到第二天，他们才在墨索里尼司令部的院子里枪毙了他，与他一起殉难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塞雷娜的母亲当时也在场，她苦苦地哀求，请求饶命。又哭又喊，而那些士兵却哈哈大笑。母亲是圣蒂巴尔多公主啊，可她爬在地上，向他们再三恳求，可那些穿军装的男人们却对她百般辱

骂，肆意嘲弄。其中一个士兵抓住她的头发，粗暴地吻了一下她，然后向她吐唾沫，将她摔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塞雷娜的父亲便软绵绵地吊在捆绑他的木桩上。母亲扑向她，泣不成声，最后一次把他抱在怀里，那帮家伙就像是寻开心似的，也开枪将她打死。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贵族，因为他父亲痛恨墨索里尼。意大利当时处于一种病态，就像中子毒一样，陷入仇恨、偏执、贪婪、恐惧之中。那是一种恐怖，它使兄弟反目，有时甚至使夫妻成为仇敌。塞雷娜的叔父就是这样无情无义地对待她的父亲的，其狂热的程度使塞雷娜无法理解。她父亲认为，墨索里尼惨无人道，是个小丑，是个傻瓜，而且对此直言不讳。她的叔父却无法接受兄弟之间的这种分歧。她叔父叫瑟吉厄，战争一开始就摇身一变，成了墨索里尼的叭儿狗。正是这个瑟吉厄出卖了他的兄弟翁伯托，一口咬定翁伯托是危险分子，神经有点不正常，毫无根据地硬说他同盟国有瓜葛。事情的真相是：瑟吉厄若能将他的哥哥除掉，就会得到很大好处。他竟然得逞了。作为次子，他从父亲那里几乎没有继承到什么，只有翁布利亚的农场，那个他从小就讨厌的农场。而且，他根本不能出售那个农场，只可终生使用它，然后得留给他的子女，如果他身下无嗣，就要把它留给翁伯托的儿子。在瑟吉厄看来，他哥哥得到了一切：头衔、金钱、堂堂仪表、他们一家七代曾经住过的宫殿、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当然还有戈拉琪拉，这是燃起他对哥哥仇恨之火的直接导火线。

戈拉琪拉金发碧眼，貌似天仙，分明就是金皇后，却被哥哥占有了，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戈拉琪拉长得娇小玲珑，他从小就爱上了她。他一直爱着她……一直……当他们一起在

翁布里亚、圣雷莫，或是在拉巴洛消暑度夏的时刻，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对她倾心相爱了。可是，她一直爱的却是翁伯托。大家都很喜欢翁伯托……而戈拉琪拉更是格外地喜欢他。

戈拉琪拉被安葬在圣玛丽亚马乔列。在她的葬礼上，瑟吉厄跪在地上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她嫁给了翁伯托？为什么翁伯托死了她还要扑向他呢？参加葬礼的人中，没有人真正了解瑟吉厄在其兄嫂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们家亲朋好友的眼里，瑟吉厄一直是个无所作为的弱者。现在，除了塞雷娜的祖母以外，再无人知道事实真相了。祖母曾四处奔走，多方探听，不放过她认识的每一个人，最后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只有她才有足够的勇气当面质问他，她悲愤交加，怒不可遏。瑟吉厄事后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对骨肉同胞带来了多么可怕的严重后果。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筑成的宫殿吗？为了一位死在自己丈夫脚下、一直忠贞不渝地爱着自己丈夫的女人吗？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出于对墨索里尼的热爱吗？“那条猪，瑟吉厄？为了那条猪你杀了我的大儿子，就是为他吗？”他母亲厉声问道。母亲的狂怒使他浑身颤栗，他意识到，在他有生之年，他将时时刻刻面对这一事实。他对母亲否认了一切，否认是他出卖了翁伯托，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干。但母亲什么都知道，塞雷娜也知道。在葬礼上，母亲那双碧眼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直向他刺去。使他感到庆幸的是，他终于逃开了。年迈的圣蒂巴尔多公主眼看着墨索里尼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却又无能为力，而又不愿意向世人揭露次子杀兄的恶行，于是便带着塞雷娜和年龄最大的仆人离开了罗马。临行

前，她站在那灯火辉煌的黑白大理石砌成的过厅里，对瑟吉厄说，现在这座宫殿全是他的了。她再也不想见到他或这座宫殿了。他不再是她的儿子，而是一个陌生人。在最后一刹那，她凝目注视着他，眼里又一次涌出泪水。接着，她慢慢地摇了摇头，一声不响地走出了门。

她和塞雷娜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瑟吉厄、那宫殿和罗马。当她最后一次走出她家富丽堂皇的铜饰大门时，她才12岁。两年以后，当她站在寒风凛冽的阿尔卑斯山上，她觉得她们似乎只是在那天下午才离开罗马的。这两年可是艰难的两年啊。两年来，她每时每刻都无法摆脱那可怕的记忆：父亲在自家院子里惨遭毒打，发出凄惨的叫声；母亲第二天早晨丧魂落魄地跑出屋子，头发蓬乱，吓得两眼瞪得老大，身上披了件红毛衣；那些士兵丢下他们的尸体扬长而去，他们就那么躺在大门口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上，鲜血慢慢流淌下来，流入门前的草地……塞雷娜看到他们，便无休无止地哭叫起来……她看见他们就躺在那儿……甚至当她跟祖母说再见的时候，她还看见他们躺在那儿。这一切，她仍然记忆犹新，而现在她又要失去祖母了。她要失去她了，因为他们要把她送走，祖母坚持说要送她去安全的地方。可是，现在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没有什么是安全的，塞雷娜只有14岁，可她懂得这一点。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没有了。除了祖母，她已一无所有。

“我会给你写信的，塞雷娜。我答应你，天天给你写信。当意大利恢复正常以后，我会接你回来跟我一起住的。我答应你，我的宝贝。我答应……”老公主虽然是位十分坚强的人，说到这里也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紧紧地把塞雷娜搂在怀里。这可是她唯一的亲骨肉了啊，是她与长子最后一点

的联系了。塞雷娜走后，她就再没有什么亲人了。但她别无选择，让孩子留下来太危险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驻扎在皮亚察圣马科的士兵已经有三次设法勾引塞雷娜了。这孩子即便是穿着平常而不好看的衣裳，也实在是太漂亮了，虽然只有14岁，却已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了。最后一次出事是在她放学回家的时候，有个士兵追随之不舍，最后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死劲地亲她吻她，把她挤到墙上，身子紧紧贴着她。家里的一个仆人看见塞雷娜当时惊恐万状，两眼呆呆地瞪着，大口大口地喘气，却喊不出声来。塞雷娜生怕他们这一次把她抓走，或是把她祖母抓走，她早已被士兵的面孔、他们的眼睛以及他们的狂笑吓坏了。老公主每天都提心吊胆，知道塞雷娜处于危险之中，千万不能让她出去。没有什么法子能够控制住士兵，他们仿佛是发了疯，很难保住塞雷娜不受伤害。她们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老公主心里明白，趁着还没有出事，她得保护好这个孩子。想出这个办法，颇费了一番周折，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当主教悄悄向她提到这件事时，她知道她别无选择。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她悄悄地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塞雷娜。孩子听完哭了，恳求祖母不要把她送走，千万不要把她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她说她可以去翁布里亚农场，可以藏在那儿；她可以把头发剪掉，穿上破旧的衣裳，她可以在地里干活……她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求求您，奶奶……求求您……。她哭得让人揪心，但却不能动摇祖母的决心。让她呆在意大利就无异于毁了她，无异于让她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无异于在走绳索。她知道她可能被杀害，或者受到伤害，或者被强奸。祖母唯一为她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她送走，直到战争结束。此刻，当她们祖孙两人站在瑞士边界的时候，她们都知道这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

时间。

“你一定会回来的，塞雷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来这儿接你的，我的宝贝。”小孙女哭成了泪人，祈求祖母不要骗她，娇小的肩膀在她怀里抖动着。

“您答应我吗？”她哽咽着好不容易说出这句话来。

老公主默默地点了点头，最后一次吻了吻塞雷娜，然后朝那两个女人和那两个修女点了点头，彬彬有礼地向后退了一步，于是，两个修女搀扶着塞雷娜，把她领走了。那天晚上，她们要走好几里路才能到修道院。第二天，她们将乘汽车把她和另外一些孩子送到几百里以外的另一个修道院去。在那儿，她将随另一组儿童被带出瑞士。下一个目的地是伦敦，再从那儿去美国。旅途将是漫长而困难的，而在伦敦或者海上遭到轰炸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艾丽西亚为自己的孙女所选择的路线尽管可能有危险，但那是一条更有可能通向安全的生路。留在意大利就意味着某种灾难，可她宁愿去死也不愿让他们再碰一下塞雷娜。瑟吉厄干出那种事后，她对戈拉琪拉和翁伯托负有这个义务。除了塞雷娜，她现在再没有亲近的人了……塞雷娜戴着一顶深色毛线编织的帽子，远远看去在四周淡黄色头发的衬托下变成了一个深褐色的小点……他们已经到达最后一座小山丘，然后就要拐弯了，塞雷娜最后一次回身摆了摆手，接着就同他们一起消失了。

对塞雷娜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又可怕的旅行，接着又在伦敦的防空洞里呆了五天五夜，最后他们又逃到了乡下，然后乘一条货船离开了多佛。去美国的海上旅行令人十分讨厌，塞雷娜一连几天一句话也不说，她不会讲英语。同他们一起的修